





程氏演繁露卷之十一目錄

卷之十一

左右史螭陛侍立

果魚

上林賦

萬年枝

啐酒

唐宮人引駕出殿上

臚岱

華甲

紫荷



山玄玉水蒼玉

王振

繡衣使所始

五王桃李

帖職

燠

鑑

一金

茶與鬱雷

犀毗

鼓角

夾纈

珧

鹽如方印

銅葉盞

七秩

金釳器

八蠶

馬乳蒲萄

蒲盧

壘

程氏演繁露卷之十一目錄



程氏演繁露卷之十一

宋新安程大昌著

明族裔孫煦校刻

左右史螭陛侍立

本朝置左右史正公唐制而近者二史更日入侍槩立殿上東南偏不執筆則皆不與唐合按唐志天子御正殿則郎舍人分左右立有命則俯陛以聽退而書之若伏在紫宸內閣則夾香案分立殿下直第二螭首和墨濡筆皆即坳處時號螭頭李肇國史補兩省譔起居郎為螭頭以其立近石螭首也鄭覃傳日記注操筆在赤墀下楊嗣復言故事正衙起居注在前張次宗傳文宗



始詔左右史立螭頭下則今立殿上東南偏非唐制也  
既曰郎舍人分立左右操筆則今更日入侍又不執筆  
皆非也唐去今雖不遠而殿螭位置史無詳制顧雜載  
中時有可以參攷者耳王仁裕入洛記記含元殿所見  
甚詳曰玉階三級第一級可高二丈許每間引出一石  
螭頭東西鱗次而排一一皆存猶不傾墊第二三級各  
高五尺許蓮花石頂亦存階兩面龍尾道各上六七十  
步方達第一級皆花磚微有虧損黃中談錄含元殿  
前龍道自平地凡詰曲七轉由丹鳳門北望宛如龍尾  
下垂於地兩垠欄悉以青石爲之至今石柱猶有存者  
仁裕所見後唐時也黃中所見本朝初也合二說驗之

則龍尾道夾殿階旁上而玉階正在道中階凡三大層  
每層又自疏爲小級其下二大層兩旁雖皆設扶欄欄  
柱之上但刻爲蓮花形無壓頂橫石其上一大層者每  
小級固皆有欄欄柱頂更有橫石通亘壓之而刻其端  
爲螭首溢出柱外是其殿陛所謂螭首者也然唐之大  
內有二太極西內也含元東內也高宗別營大明宮於  
故宮爲東南偏是名南內自高宗後累朝多居其地故  
凡唐史所載朝會多大明制也宮據龍首山趾而高自  
丹鳳門入第一重爲含元殿殿陛從平地直上四十餘  
尺方與殿平王黃所見階陛皆含元制而唐志記二史  
所立螭陛則非含元也含元第次甲於諸殿惟元正冬



至受朝始出御之他朝會否也舍元直北方得宣政宣  
政者正殿亦名正衙蓋朔望受朝之地宣政之左則爲  
東上閣右爲西上閣而宣政又北始爲紫宸自開元後  
每遇朔望薦獻宗廟天子謙避正殿輒虛宣政不御而  
退御紫宸紫宸無仗則從宣政喚仗自東西二閣而入  
百官隨之所謂入閣也唐志言在正殿則俯陛聽命者  
謂宣政也言仗在內閣而夾香案分立第二螭者謂紫  
宸也是唐志二史所立皆不在舍元殿故王黃所記螭  
陛第可因之以想他殿而不可憑之以證定唐志也宣  
政紫宸相爲南北合大明一宮俱在龍首東麓凡殿以  
次退而之北則址亦以次北而加高每殿必爲峻道乃

始可升則宣政紫宸每陛每級壓欄悉應有螭故有第  
二螭首也是二史所立下乎赤墀而高乎前庭故在宣  
政則俯陛乃可聽命在紫宸則正直次二螭首其地其  
制皆相應也和墨濡筆皆卽坳處坳陛石之窪曲而可  
以受墨者也今人用螭坳則可謂立殿坳則誤矣唐志  
宣政殿朝日殿上設黼屨躡席熏鑪香案而宰相兩省  
官對班于香案前百官班于殿庭人主旣御黼坐宰相  
兩省官拜訖乃始升殿則是香案也者正在殿上而對  
班案前者乃從殿下準墜言之其曰拜已升殿卽可見  
已及其入閣而夾侍香案亦從左右準墜而言非真夾  
並香案也白樂天和元稹霓裳羽衣歌曰舞時寒食春



風天玉欄干下香案前案前舞者顏如玉推此言也則香案似在玉欄干之下而實不然也欄出庭上則舞庭者自在欄下庭在案南則在庭者孰非香案之前豈其欄楯之下別設香案也耶元稹自言我是玉皇香案吏其亦準墜而爲之言歟宋景文筆記曰予領門下省會天子排正仗吏供洞案設於前殿兩螭首間案上設燎鑪脩注官夾案立則此時二史已誤立殿上矣然猶在御座前而分左右夾侍也王容季敘事記國朝駕坐則修起居注立於御座後慶曆中歐陽脩以諫官脩注始立上前北面以視上閣門用故事諭之使退脩曰起居注非殿中祇候人不當立於座後閣門疑其有故

事不敢彈奏脩旣罷其後脩注者乃復退立於座後歐文忠所執其殆唐制乎然猶立殿上者國朝殿陛之制不與唐同也唐殿據龍首而高故降殿而立直二螭其立者之首猶微出殿墀故俯陛而聽於事爲宜汴京大內正在平地殿級不越尋丈自上達下欄頂壓石通竟止用一螭若降殿而立使直第一螭首則立處已在殿庭不能俯陛聽事其勢不容不與唐異徽宗朝李誠營造法式有殿陛螭首圖繪載極詳其言曰螭首施之對柱及殿四角隨階斜出其長七尺然則宋景文記洞案直兩螭間其對柱之螭歟今二史更直而皆立東南偏其並殿角隨階之螭歟以其皆有石螭壓之因遂認



以爲唐螭而實非其地也螭頭所施雖異其處而又因  
誤生誤故二史更侍皆立東南偏全與唐異也然慶曆  
間雖不立御座之前而立於其後於今又不同特不知  
今立東南偏復起於何時也

### 杲恩

前世載杲恩之制凡五出鄭康成引漢闕以明古屏而  
謂其上刻爲雲氣蟲獸者是禮疏屏天子之廟飾也鄭  
之釋曰屏謂之樹今浮思也刻之爲雲氣蟲獸如今闕  
上之爲矣此其一也顏師古正本鄭說兼屏闕言之而  
於闕閣加詳漢書文帝七年未央宮東闕杲恩災顏釋  
之曰杲恩謂連屏曲閣也以覆重刻垣墉之處其形杲

恩一曰屏也杲音浮此其二也漢人釋杲爲復釋恩爲  
思雖無其制而特附之義曰臣朝君至杲恩下而復思  
至王莽斲去漢陵之杲恩曰使人無復思漢也此其三  
也崔豹古今註依放鄭義而不能審知其詳遂析以爲  
二也闕自闕杲恩自杲恩其言曰漢西京杲恩合板爲  
之亦築土爲之詳豹之意以築土者爲闕以合板者爲  
屏也至其釋闕又曰其上皆丹堊其下皆畫雲氣仙靈  
奇禽異獸以昭示四方此其四也唐蘇鶚謂爲網戶其  
演義之言曰杲恩字象形杲浮也恩絲也謂織絲之文  
輕䟽浮虛之貌蓋宮殿窓戶之間網也此其五也凡此  
五者雖參差不齊而其制其義互相發明皆不可廢也



杲愚云者刻鏤物象著之板上取其䟽通連綴之狀而  
杲愚然故曰浮思也以此刻鏤施於廟屏則其屏爲䟽  
屏施諸宮禁之門則爲某門杲愚而在屏則爲某屏杲  
愚覆諸宮寢闕閣之上則爲某闕之杲愚非其別有一  
物元無附著而獨名杲愚也至其不用合板鏤刻而結  
網代之以蒙冒戶牖使蟲雀不得穿入則別名絲網凡  
此數者雖施寘之地不同而其杲愚之所以爲杲愚則  
未始或異也鄭康成所引雲氣蟲獸刻鏤以明古之䟽  
屏者蓋本其所見漢制而爲之言而予於先秦有攷也  
宋玉之語曰高堂邃宇檻層軒層臺累榭臨高山網戶  
朱綴刻方連此之謂網戶者時雖未以杲愚名之而實

杲愚之制也釋者曰織網於戶上以朱色綴之又刻鏤  
橫木爲文章連於上使之方好此誤也網戶朱綴刻方  
連者以木爲戶其上刻爲方文互相連綴朱其色也網  
其狀也若真謂此戶以網不以木則其下文之謂刻者  
施之何地而亦何義也以網戶綴刻之語而想像其制  
則杲愚形狀如在目前矣宋玉之謂網綴漢人以爲杲  
愚其義一也世有一事絕相類者夕郎入拜之門名爲  
青瑣取其門扉之上刻爲交瑣以青塗之事見王后傳  
注故以爲名稱謂旣熟後人不綴門闥單言青瑣世亦  
知其爲禁中之門此正遺屏闕不言而獨取杲愚爲稱  
義例同也然鄭能指漢闕以明古屏而不能明指屏闕



之上孰者之爲罾魚故崔豹不能曉解而析以爲二顏師古又不敢堅決兩著而兼存之所以起議者之疑也且豹謂合板爲之則是以刻綴而應罾魚之義矣若謂築土所成直繪物象其上安得有輕䟽罾魚之象乎况文帝時東闕罾魚嘗災矣若果畫諸實土之上火安得而災之也於是乃知顏師古謂爲連屏曲閣以覆垣墉者其說可據也崔豹曰闕亦名觀謂其上可以觀覽則是顏謂闕之有閣者審而可信闕既有閣則戶牖之有罾魚其制又已明矣杜甫曰毀廟天飛雨焚宮夜徹明罾魚朝共落榆桷夜同傾正與漢闕之災罾魚者相應也蘇鶚引子虛賦罾網彌山因證罾不當爲網且引文宗

甘露之變出殿北門裂斷罾魚而去又引溫庭筠補陳武帝書曰罾魚畫捲閭闔夜開遂斷謂古來罾魚皆爲網此誤以唐制一偏而臆度古事者也杜寶大業雜記乾陽殿南軒垂以朱絲網絡下不至地七尺以防飛鳥則真寘網於牖而可捲可裂也此唐制之所因倣也非古來屏闕刻鏤之制也唐雖借古罾魚語以名網戶然罾魚二字因其借喻而形狀益以著明也

### 上林賦

亡是公賦上林蓋該四海言之其敘分界則曰左蒼梧右西極其舉四方則曰日出東沼入乎西陂南則隆冬生長涌水躍波北則盛夏含凍裂地涉水揭河至論獵



之所及則曰江河爲陸泰山爲櫓此言環四海皆天子園囿使齊楚所誇俱在包籠中彼於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土毛川珍孰非園囿中物敘而寘之何一非實後世顧以長安上林覈其有無所謂癡人前不得說夢者也秦皇作離宮關內三百關外四百立石東海上胸界中爲秦東門此卽相如上林所從祖效以該括齊楚者也自班固已不能曉曰亡是公言上林廣大山谷水泉萬物多過其實且非義理所止故刪取其要歸正道而論之由是言之後世何責焉

### 萬年枝

謝詩有風動萬年枝之句凡宮詞多承用之然莫知其

爲何種木也或云冬青木長不凋謝卽萬年之謂亦無明據而世間植物如楮松檜栢皆經冬不凋何獨冬青之枝得名萬年也按西京雜記初脩上林苑群臣遠方各獻名果異木亦自製爲美名以標奇麗其品有萬年長生樹千年長生樹各十株雖有異名亦不解何物越石氏藏書中有吳興方所著泊宅編者曰 徽宗興畫學同試諸生以萬年枝上太平雀爲題在試無能識其何木遂皆黜不取或密以叩中貴中貴曰萬年枝冬青木也太平雀類伽鳥也惟此書指冬青爲萬年枝又不知何所本也

### 啐酒



乾道丙戌內燕既酌百官酒已樂師自殿上折檻間抗  
聲索樂不言何曲其聲但云靡酒靡音作素音作回音作朝士多莫能  
解中燕更相質問亦無知者予後閱李涪刊誤則知唐  
世已有此語暨淳熙乙未再來預燕則樂師但索曲子  
不復抗言靡酒當是教坊亦聞士大夫疑語而刊去不  
用也予按李涪刊誤之言靡酒三十拍促曲名三臺靡  
合作啐啐馳送酒聲音啐今訛以平聲李正文資暇錄  
所言亦與涪同予又以字書驗之靡屈破也啐音蒼憤  
反啐叱聲也今既呼樂侑飲則於啐喻有理於屈破無  
理則自唐至今皆訛啐爲靡者索樂之聲貴於發揚遠  
聞以平聲則便非有他也况又有可驗者丙戌所見燕

樂土自 至尊下至宰執每酌曲皆異奏而惟侑飲百  
官者不問初終純奏三臺一曲其所謂三臺者衆樂未  
作樂部首一人舉板連拍三聲然後管色以次振作卽  
三臺曲度也夫其靡酒之語三臺之奏與李涪所傳皆  
合知啐訛爲靡素回翻審也後暨乙未再與內燕則樂  
皆異名雖三臺亦不復奏矣名賢詩話開適門載王仁  
裕詩曰淑景卽隨風雨去芳尊每命管絃唯後押朝烏  
夜免催則唯酒也以侑酒爲義唐人熟語也又趙總交  
趾事迹下匏笙項下以匏爲笙上安十簧雅合律呂唯  
酒逐歌極有能者總本朝人其言唯酒卽國初猶用唐  
語也



唐宮人引駕出殿上

唐會要天祐二年勅今後每遇延英坐朝日只令小黃門祗候引從宮人不得擅出內乃知杜詩戶外昭容舞袖垂雙瞻御座引朝儀者真出殿引坐而鄭谷入閣詩亦言導引出宮鈿蓋至天祐始罷

臚岱

班固敘傳於郊祀志曰大夫臚岱鄭氏曰季氏旅於泰山是也師古曰旅陳也臚亦陳也臚旅聲相近其義一耳按班固即臚代旅與儀禮合

革甲

吳子謂魏文侯曰今君四時使人斬離皮革掩以朱漆

畫以丹青爍以犀象則知戰國時但以革為甲未用鐵也吳子

紫荷

通典尚書令僕射尚書銅印墨綬朝服佩水蒼玉腰劍紫荷執笏梁制也

山玄玉水蒼玉

通典周制也天子白玉山玄水蒼者視之文色所似也玉振

管子曰玉有九德叩之其音清專徹遠純而不殺亂也按此諸家之言孔子玉振者曰其謂終條理者為其叩之其聲首尾如一不比金之始洪終殺是為終條理



繡衣使所始

史記六十武帝時盜群起遣中丞丞相長史督之弗能禁乃使范昆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擊之

五王桃李

狄梁公既立中宗薦張柬之袁恕已桓彥範崔元暉敬暉五公咸出門下皆自州縣拔居顯名外以為五公為一代之盛桃李也徐浩廬陵王傳

帖職

劉禹錫集九荆門縣記云禹錫方以即位帖職于計臺予所見帖職字此為先然未知帖是否

燠

韓文計衛造微曰我聞南方多水銀丹砂雜佗奇藥燠為黃金可餌以不死

鎰

趙與蘇秦黃金百鎰注二十兩為一鎰戰國策三

一金

公孫開使人操十金卜於市注二十兩為一金策八

茶與鬱雷

東海中有山名度朔上有大桃其卑枝間東北曰鬼門上有二神人一日茶與一日鬱雷王治害鬼故世刊此桃梗畫茶與鬱雷首正歲以置門戶蘇秦土偶桃梗犀毗



趙武靈王賜周紹胡服衣冠具帶黃金師比注云史記  
匈奴傳漢遣單于有黃金飾具帶一飾漢書要義曰晉  
卿中大帶黃金耳紕一徐廣曰或作犀毗注引戰國策  
趙武靈王賜周紹具帶黃金師比延篤云胡革帶鈎也  
則帶鈎亦名師比則耳犀與師並相近而說各異耳  
鼓角  
節將入界每州縣須起節樓本道亦至界首衙仗前引  
旌幢中行大將打珂金鈺鼓角隨後右出李商隱所撰  
使範在臺儀後

夾纈

元宗時柳婕妤妹適趙氏性巧慧使工鏤板爲雜花象

之而爲夾纈因婕妤生日獻王皇后上見而賞之因敕  
宮中依樣製之當時甚秘後漸出徧於天下  
唐語林四

珧

字書珧蜃甲可飾物則江瑤之用瑤誤矣爾雅釋弓曰  
弓有緣者爲弓以金者謂之鈇以蜃者謂之珧則江珧  
不當爲瑤明矣  
太平御覽三  
百四十七

鹽如方印

唐會要祥瑞門武德七年長安古城鹽渠水生鹽色紅  
白而味甘狀如方印按今鹽已成鹵水者暴烈日中數  
日卽成方印潔白可愛初小漸大或十數印纍纍相連  
則知廣瑞所傳非爲虛也



銅葉盞

東坡後集二從駕景靈宮詩云病貪賜茗浮銅葉按今御前賜茶皆不用建盞用大湯斝色正白但其制樣似銅葉湯斝耳銅葉色黃褐色也

七秩

樂天集三對元日對酒日衆老憂添歲余衰喜入春年開第七秩屈指幾多人又同日一首云夢得君知否俱過本命年注曰余與蘇州劉郎中同壬子歲今年六十

金釳器

續漢書桓帝祠老子用純金釳器楊雄蜀都賦曰雕鑄

釳器百伎千工

八蠶

吳錄曰南陽郡一歲蠶八績御覽八

馬乳蒲萄

唐平高昌得馬乳蒲萄造酒京師始識此酒之味御覽八

四十

疊

酉陽雜俎劉錄事食鱠數疊今俗書標字誤以其可疊故名爲疊也然牒字乃疊札爲之則以疊爲標亦有理也



程氏演繁露卷之十二目錄

卷之十二

侯鵠

琵琶皮絃

冒絮

玉樹

甲庫

僧衣環

疇人

登席必解鞵

兩觀



社日停針線取進士衣裳爲吉利

六么

文史

笛曲梅花

金蓮燭

知後典

墓石誌

卷白波

玉衣

僕頭垂脚不垂脚  
換鵝是黃庭經

骨朶

爵公

如律令

桃笙

漢爵級所直

白駒非日景

冠帔

俗語以毛爲無

唐婦人有特勅方許乘檐朝謁

唐時三品得服玉帶

古者戮不必是殺



程氏演繁露卷之十二目錄

程氏演繁露卷之十二

宋新安程大昌著  
明族裔孫煦校刻

侯鵠

周禮司裘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鄭氏注侯謂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爲韋鞞謂之鵠著于侯是謂皮侯賈公彥循鄭氏此說謂還以熊虎等皮爲鵠於其上其說恐未然也射之設鵠以爲的也若以熊虎等皮爲侯又以熊虎等皮爲的則侯與鵠兩無別異恐古人立的以準射不應如此昧昧鄭氏亦自覺



不安又從爲之說曰鵠小鳥難中是以中之爲雋其義  
近之而不敢自主何也鵠之爲物揚飛迅駛射之難中  
故古人言射者往往及之孟子曰一心以爲鴻鵠將至  
思援弓繳而射之漢高帝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翼  
已就橫絕四海雖有繒繳尚安所施又梓人張皮侯而  
棲鵠其在皮侯則曰張在鵠則曰棲是鵠非皮類而真  
爲鵠形審矣夫惟以獸皮爲侯而棲鵠其上於示遠立  
的便故吾恐鄭氏之說未安也

琵琶皮絃

葉少蘊石林語錄謂琵琶以放撥重爲精絲絃不禁卽  
斷故精者以皮爲之歐公時士人杜彬能之故公詩云

坐中醉客誰最賢杜彬琵琶皮作絃因言杜彬耻以技  
傳巧公爲改予考公集所載贈沈博士歌誠有此兩句  
然其下續云自從彬死世莫傳玉練縑聲入黃泉則公  
詠皮絃時彬已死安得有巧改事恐石林別見一詩耶  
陳後山亦疑無用皮者然元稹琵琶歌傾聲少得似雷  
吼纏絃不敢彈羊皮又曰鷓絃缺撥響如雷房千里大  
唐雜錄載春州土人彈小琵琶以狗腸爲絃聲甚凄楚  
合三物觀之以皮造絃不爲無證若詳求元語恐是羊  
皮爲質而練絲纏裹其上資皮爲勁而其聲還出於絲  
故歐公亦曰玉練縑聲也



薄太后以冒絮提文帝晉灼曰巴蜀異志謂頭上巾爲  
冒絮音陌顏師古曰老人以覆其頭應劭曰陌類絮  
也詳其所用當是以絮爲巾蒙冒老者類額也冒之義  
如冒犯鋒刃之冒其讀如墨則與陌音冒義皆相近矣  
漢官舊儀皇后親蠶絲絮自祭服神服外皇帝得以作  
縷縫衣皇后得以作巾絮而已以絮爲巾卽冒絮矣北  
方寒故老者絮蒙其頭始得溫暖地更入北則虜中貂  
冠狼頭帽皆其具矣

玉樹

甘泉賦翠玉樹之青葱左思譏以假稱他土珍怪按漢  
武故事旣得樂大卽甘泉宮造甲乙帳前庭植玉樹玉  
樹之法葺珊瑚爲枝以玉碧爲葉花子或青或赤悉以  
珠玉爲之故顏師古注云玉樹者武帝所作集衆寶爲  
之用供神也非自然而生左思失之蓋爲是也長安記  
正以玉樹爲槐也當是並緣青葱之語乎

甲庫

唐史部有甲庫龐元英文昌雜錄曰用甲乙次第其庫  
而此庫其首也猶如漢言令甲令丙然此誤也唐制中  
書門下吏部各有甲曆名凡三庫其曰甲者若干人爲  
一甲其在選部則名團甲其在今日則擬官奏鈔摠言  
此鈔其等凡幾人者是其制也唐云甲令言等一也是  
其所從名庫以甲也會要大和九年勅令後應六品



已下凡自稱舊嘗有官皆下甲庫檢勘有無又正元四年吏部奏艱難以來三庫勅甲又經失墜人多罔冒乃至制勅旨甲皆被改毀則甲庫也者正收藏奏鈔之地非甲乙之甲也

僧衣環

唐會要吐蕃官章飾有五等一瑟瑟二金三以金飾銀四銀五熟銅各以方圓三寸褐上裝之安膊前以辨貴賤今僧衣謂之袈裟者當習有環環中著鍵橫紐上下牙角銀銅隨力爲之其源流殆出此乎

疇人

古字不拘偏傍多借同聲用之漢志疇人疑籌人也從

筭曆言之比疇列之疇於義爲徑

登席必解鞵

左氏哀二十五年衛侯蒯輒與大夫飲酒靈臺褚師聲子鞵而登席公怒辭曰臣有疾異於人若見之君將般之般嘔吐也以是知古者登席不獨脫屨又解鞵也

兩觀

魯有兩觀非度也書新作雉門及兩觀皆譏也然戮少正卯必卽兩觀以周之所以誅誅之不毀明堂之意也夫將有爲東周之心則佛肸尚可因而况周度之所寄乎

杜日停針線取進士衣裳爲吉利



張籍吳楚歌詞云庭前春鳥啄林聲紅夾羅襦縫未成  
今朝社日停針線起向朱櫻樹下行則知社日婦人不  
用針線自唐已然矣又送李餘及第云歸去惟將  
牒後來爭取舊衣裳又知新進士衣物人取之以為吉  
兆唐俗亦既有之

六么

段安節琵琶錄云正元中康崑崙善琵琶彈一曲新翻  
羽調綠腰注云綠腰即錄要也本自樂工進曲上令錄  
出要者乃以為名誤言綠腰也據此即錄要已訛為綠  
腰而白居易集有聽綠腰詩注云即六么也今世亦有  
六么然其曲已自有高平仙呂兩調又不與羽調相協

抑不知是唐世遺聲否耶

文史

封氏見聞記古者十歲入小學學書計十七能誦書九  
千字乃得為史又更郡守課試乃得補書史即東方朔  
所謂三冬文史足用而以二十二萬言為多者也文人  
便以文史為史籍非也

笛曲梅花

段安節樂府雜錄笛羗樂也古曲有落梅花吳兢樂府  
要解胡角者本以應胡笳之聲後漸用之有雙橫吹即  
胡樂也兢所列古橫吹曲有名梅花落者又許雲封說  
笛亦有落梅折柳二曲今其辭亡不可考矣然詞人賦



梅用笛事率起此

金蓮燭

令狐綯賜金蓮燭是以金蓮花爲臺事見據言

知後典

縣吏受郡事而下之縣者今皆曰祗候典訛也 國朝會要唐藩鎮皆置邸京師謂之上都留候院大曆十二年改爲上都知進奏院又據言載夏侯孜僕李敬者久從孜苦厄不去同類怵之他適敬曰吾主人登第尚擬作西川留後官後十年孜鎮成都以敬知進奏以此言之今之祗候典云者乃借唐藩鎮留後吏目以爲名稱當曰知後典不當曰祗候典也此雖猥事而世間名稱

如此其訛者多也

墓石誌

西京雜記杜子夏葬長安臨終作文曰云云及死命刊石埋於墓側則墓之有誌不起南朝王儉然西京雜記所紀制度多班固書所無又其文氣嫵媚不能古勁疑卽葛洪爲之

卷白波

飲酒卷白波唐李濟翁資暇錄謂漢時嘗擒白波賊人所共快故以爲酒令晏公類要六十五卷白集詩云長駟波卷白連擲采成盧注曰骹盤卷白波莫走鞍馬皆當時酒令名



王衣

老杜詩王衣晨自舉鐵馬汗常趨皆言昭陵神靈也三輔故事高廟中御衣從篋中出舞於殿上冬衣自下在席上

僕頭垂脚不垂脚

僕頭起於後周一名四脚其制裁紗覆首盡韜其髮兩脚繫腦後故唐裝悉垂脚其改爲硬脚史不載所始故莫知其的自何時也孫角談苑載柳玘在東川有從子來省玘不甚顧眎其家人爲之敘說房派行第亦不領畧僕隸輩相與獻疑曰得無責敬於君之僕頭也乎姑垂脚入見以占其意可也此卽乃垂下翹翹之尾果獲

撫接則知當柳玘時僕頭不皆垂脚其屈而下垂者乃

其用以爲

敬也

國初有王易者著燕北錄載契丹受諸

國聘覲皆繪畫其人物冠服惟新羅使人公服僕頭畧同唐裝其正使着窄袖短公服橫烏正與唐制同其上節亦服紫同正使惟僕頭則垂脚疑唐制以此爲等差故流傳新羅者如此也又秦再思洛中紀異云唐太宗令馬周雅飾僕頭至昭宗乾符初教坊內教頭張口笑者以銀撚僕頭脚上簪花釵與內人褻之上悅乃曰與朕依此樣進一枚來上親櫛之復覽鏡大悅由是京師貴近效之龐元英著文昌錄乃以爲宣宗未知孰是沈存中筆談謂唐惟人主得服硬脚晚季方鎮擅命始有



借服者宣和重修鹵簿圖言唐制皆垂脚其後帝服則脚上曲五代漢後漸變平直其說與上所載畧同而皆不記所出豈皆以意揣度乎

### 換鵝是黃庭經

王羲之本傳以書換鵝者道德經也文士用作黃庭人皆謂誤張彥遠法書要錄載褚遂良右軍書目正書第二卷有黃庭經注云六十行與山陰道士其時真蹟同在既可以見其為黃庭無疑又武平一徐氏法書記親在禁中見武后曝太宗時法書六十餘函所記憶者扇書樂毅告誓黃庭又徐浩古跡記元宗時大王正書三卷以黃庭為第一不聞道德經則傳之所載却誤

### 骨朶

宋景文公筆錄謂俗以搗為骨朶者古無稽據 國朝既名衛士執搗扈從者為骨朶子班遂不可攷予按字書籀搗皆音竹瓜通作適適又音徒果反適之變為骨朶正如而已為爾之乎為諸之類也然則謂搗為骨朶雖不雅馴其來久也

### 爵公

國史許瓊傳開寶五年澶密等州各奏民年八十以上呂繼美等二十九人並賜爵公士翰林學士汪藻先世有號爵公者汪謂五代間得此爵恐或便在此開寶間也



如律令

李濟翁資暇錄今人符呪後言急急如律令者令音零律令雷鬼之最捷者謂當如律令鬼之捷也按風俗通論漢法九章因言曰夫吏者治也當先自正然後正人故文書下如律令言當承憲履繩動不失律令也今道流符呪家凡行移悉倣官府制度則其符呪之云如律令者是倣官文書爲之不必鑿言雷鬼也

桃笙

柳子厚詩云盛時一失貴及賤桃笙蒲葵安可常案揚雄方言簞宋魏之間謂之笙梁簡文帝答南平嗣王餉舞簞書曰五離九析出桃枝之碧筍郭璞桃枝贊曰叢薄幽蒼從風蔚猗簞以寧寢杖以持危杜子美亦有桃竹杖詩桃笙蓋以桃竹爲簞也

漢爵級所直

惠帝元年民有罪得爵三十級以免死罪應劭曰一級直錢二千凡爲六萬按惠帝初立賜爵級有差中郎不滿一歲一級外郎不滿二歲賜錢萬謂作外郎未滿二歲者其賞不及一級裁賜萬錢耳今乃以三十級爲六萬其誤無疑顏師古亦不辨

白駒非日景

魏豹傳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顏師古釋白駒日景也劉孝標答劉紹書曰隙駟不留李善注墨子曰人之



生乎地上無幾何也譬猶駟之過隙二世謂趙高曰人生居世間譬如騁六驥過决隙也則豹所引者不以白駒爲日景

### 冠帔

曾子固王回母金華縣君曾氏誌夫人以夫恩封縣君以兄曾公亮恩賜冠帔也是得封者未遽得冠帔中間朱康侯母以太母恩得初封託予問冠帔制度遍詢禮寺皆無之壬辰年在建康與客談及此秦墳侍郎適在予問其家數有特賜者必知其制秦言其姊出適時德壽使人押賜冠帔亦止是珠于鬆花特髻無有所謂冠也秦丞相夫人塑像建康墳庵乃頂金鳳于髻上文

不知何據

### 俗語以毛爲無

後漢馮衍傳說鮑永曰更始諸將虜掠饑者毛食寒者裸跣注毛草也太子賢案衍傳毛作無今俗語猶然或古亦通用乎耗矣哀哉注以耗爲毛毛無也唐黃繡綽謂語以賜緋毛魚袋借毛爲無則知閩人之語亦有本唐婦人有特勅方許乘檐朝謁

杜詩夫人常肩輿上殿稱萬壽按唐會要命婦朝謁並不得乘檐子其尊屬年高特勅賜檐子者不在此例王珪母殆得特恩歟

唐時三品得服玉帶



韓退之詩不知官高卑玉帶垂金魚若國朝言之則極品有不得兼者然唐制不爾也唐制五品已上皆金帶至三品則兼金玉帶通鑑明皇開元初敕百官所服帶三品以上聽飾以玉是退之之客皆三品之上亦足詫矣 本朝玉帶雖出特賜須得閣門關子許服方敢用以朝謁則體益以重然唐裴晉公得特賜乃于闐玉也暨病亟具表返諸上方其自占辭曰內府之珍先朝所賜既不吝將歸地下又不敢留在人間謹以上進不知故事當進如隨身魚符之類耶抑晉公自以意初此舉也 本朝親王皆服玉帶元豐中初造玉魚賜嘉駉二王易去金魚不用自此遂為親王故事文前世所未

有者

古者戮不必是殺

左氏文十年楚子畋孟諸命夙駕載燧宋公為右孟違命文之無畏扶其僕以徇或謂子舟曰國君不可戮也此以扶為戮又襄六年宋子蕩以弓楛萃弱于朝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楛於朝難以勝矣遂逐之子罕曰專戮於朝罪甚大焉亦逐子蕩此以楛為戮則其誓謂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未必殺之或者降削其家廩給之類其斯以為孥戮焉耳苟惟不然罰弗及嗣虞舜之世則未遠也啓以肖禹得傳政焉豈其罪人遽宥以族耶



程氏演義系露卷之十二



卷之四